

東方學者巨擘李約瑟

陳民耿

李約瑟的中國科學與文明一書首部出版以後，便震驚了歐美的學術界。第二部第三部相繼發表更引起廣泛的注意。自一九五四年到現在一九六二年所印出已超過其預定本數之半，共達二百萬言以上。他的深邃的學識和堅強的意志博得各方面的贊賞。一般對於李約瑟本人身世、學歷、資歷、以及其言行，知之者固然不少，但認識得清楚似乎不算很多。茲以商務印書館已將其書第一部刊布，陸續發行其次，特撰寫此文使一般讀者略知其梗概。

本來老李約瑟是業醫的，頗以醫道聞名於倫敦西區。所接近的環境是懸壺的生活，以藥餌救治世人的疾病。他幼年即傾向於教友會道德的觀念以及牛津運動。所謂牛津運動（一八三三年至一八四五年）目的在恢復十七世紀以前教會理想。李約瑟的父親把他送到一個不是貴族化的中學，董事們都是小本生意的商人，好在校長桑德遜

F. W. Sanderson 却是一位精明前進的學者，頗有新學識。李約瑟在他薰陶之下，對於科學以及考古大感興趣。埃及的古代史事與哲學史的大綱使他大發幽思。但是為試驗室中實習關係李約瑟却被送到劍橋去。

李約瑟在劍橋原是屬於英國聖公會，天主教神父團體，可是他慣於修道院的生活，而致力於醫學。醫學方面的深入成就，使他在第一次世界戰爭時曾牛刀小試，充任軍營中外科中尉。戰後他回到學校，他的老師哈代爵士 Sir William Hardy 勸告他不要單純研究生物學，要修原子與分子。那時原子與分子已被重視。在獲得學士學位以前，李約瑟繼續攻讀，覺得生化學識興味盎然。二十四歲便被選為凱斯學院的院士。

劍橋大學有好幾所學院，其中有個剛比堂 Gonville Hall 設立不久，創辦人死去。一位名叫凱斯 John Caius 醫生進來主持，並且捐出巨

額的款項，使該堂得以存在，因為改名該堂為剛比與凱斯學院。凱斯本人是業醫的，所以這個學院也特別注重醫學，因為注重醫學，所以與醫學有關聯的化學也為當局所珍視。李約瑟從此與凱斯學院結不解之緣。我們曉得他寫了蓋代的東方科學巨著，不可不了解他的學歷、和他與凱斯學院的一段歷史。

劍橋大學成立略晚於牛津，却都是西歐最古老學府；都能夠維持它們的學制至今數百年而不墮。我國漢唐也有崇高的學府，却隨朝代的變遷而歸於消滅。英國對外侵略不擇手段，對內則甘心和平相處，很少內戰；所以書院能於安閒中得弦歌不輟的機會。李約瑟對於化學於靜穆中研究便卓著成績。他的興趣在胚胎學，三十一歲便寫出化學的胚胎學。又因為他特別關心歷史，認定胚胎學發展的經過應該予以敘述。那時候他是劍橋大學某基金會的生化學講師，很快的便著成胚胎

學歷史，和他的化學的胚胎學俱是延譽的佳構。關於李約瑟的胚胎學問題當另撰文以紀之，此處不詳提了。

年輕的李約瑟學已有成，正在世界思潮大盪漾的時候，英國新思想家受時代影響，亦有重要的表示。工會方面活動頻仍，加以韋普夫婦等作文字宣傳；同時哈爾登 J. B. S. Haldane 參加霍浦金的試驗室，似乎對於李約瑟均發生莫大刺激。他雖然依舊大寫其生化方面的科學著作，發表很多論文涉及哲學與宗教與科學的歷史。他自稱他是馬克斯的信徒。陳立夫、趙元任、黃文山、李喬萃諸先生對此一字不提：這裡我却要據事直書。（編者按：陳立夫氏曾將李約瑟氏之思想左傾向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公開報告，並在譯本前言中提及，惟謂以書之價值而言，不宜以人廢言。其思想苟不如此，中共何能任彼前往大陸搜集材料？）

到了一九三六年又因外來的因素，使李約瑟作急劇的轉變。這一次思想改換了方向，關係於他的下一半生為事尚小，牽涉到中國學術史却非同小可。如果不是他挺身出來，發掘中國的史乘，中國燦爛的科學成績恐將永久埋沒無聞於世。因為學子要求新知識，國內忙於內戰和其它緣故，百年來就不能滿足他們的指望，所以紛紛去國，甚至願意做外國的公民，或者高登外國朝廷的仕版。猶憶余曲園先生送他一位姪子出國，曾感慨的寫出一首律詩送行：其上二聯云：

一經世守又農桑
百又餘年祖德長

吾道無端開別派
爾曹相率走重洋

從前走重洋的不數年就要返國；現在不然了，變本加厲以為外國人為榮耀了。李約瑟甚以我們對於祖先的事業漠然淡視為憐異，對人談話時常常提及。他似乎以為這樣重任中國學者不自肯擔當為無當。

殊不知李約瑟注意中國的科學乃事出偶然。

一九三六年劍橋大學來了中國三位學生：沈詩章、李應來、和魯桂珍。他們都申請修讀生化，希冀獲得博士學位。他們與李約瑟交談之後，深刻的激動了這位科學史學者，不期然而然的喚起他的好奇心。因為彼此修讀的俱是生化，志趣相同，所以容易互相觀摩。沈詩章和他共同研究胚胎學，後來到美國，在耶魯大學任教。王應來據他說也是生化學者受業於著名桂林教師 David Keilin，現在上海主持一個生化研究所。魯桂珍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在劍橋大學和李約瑟夫人一起，也得博士學位，又在美國繼續研究，回國後充任金陵大學營養科學系教授，不久到聯合國文教組織秘書處擔任職務多年。這三人對李約瑟發生強烈的反應，事非尋常，故依據李約瑟屢次談話述及，詳細記出，藉以明悉此前中國科學史大著作的動機與發展的淵源。

李約瑟曾經公開的廣播過，他的家庭向來沒有和東方有甚麼接觸，而他向來對於東方語文也沒有特別感悟。可是受上述三人的龐大影響，於是漸漸的有了良好的基礎。可以說對於中國的文化、語文、以及其一切背景發生了愛好。他們

每一個的身格的動人與有趣，更不必說。那會意的文字真的令他神魂迷往。

李約瑟對於科學歷史在大學修業時候即感興趣。既然努力於化學史的攢研，忽然又改移了方向，他坦白承認對於現代社會不滿意。他不相信資本主義，而傾向於社會主義。李約瑟認為西方的社會沒有做到公平；而中國的國民政府自不能希望其能做更大的公平。他曾慨乎言之。我們曉得西歐各國社會制度潛伏着許多黑暗，談不上公平。即就英國言之，我們曉得其國內的財富分配得很不公平。百分之九十的財產屬於國內百分之十的國民；而百分之九十的國民只擁有全國百分之十的財產。中國人民的貧富也是十分懸殊。這些都是嚴重的政治經濟問題，李約瑟於親身耳聞目見之後，似乎不免大感徬徨而不自安；但却不妨礙他對於中國的嚮往。

李約瑟喜愛中國歷史，也喜愛中國的文字。他從中國的文字聯想到威爾金斯主教 Bishop John Wilkins，文字學權威。這位主教曾描寫以飛箭奔月的旅程為十七世紀傑出的人物。據我們所知，他從現有的數學與天文學上運用的符號：

+ - × ÷ √ ∞

等等，推想到新的文字。新文字也應用符號，紙上表達意思，所有發音可以不必一致，而彼此却能瞭解，正像中國文字。李約瑟曾經指出當時就有人和威爾金斯一樣，主張以華文為國際文字，並強調說這是數學的邏輯。

李約瑟學習華文很起勁。最初從那三位中國

留學生獲悉這個會意象形的符號，又向劍橋大學一位中文教授赫朗實習，發覺趣味雋永。他常常對他的朋友說每次把中文每句的意義弄得清楚，好像於炎日之下來一次游泳一樣痛快。他把這意思又加強說明一次，認為了解華文之後的確心神涼爽不可多得。李約瑟愛慕中華為西洋學者中所僅見，不久學會華語而放棄了本來所置重的生物學的研究，來着手編寫另一國家的科學史。他的朋友都感覺到凡是中華文物，李約瑟熱心追求，不遺餘力。他變成一個完全親華者 Sinoophile，但非盲目的，二十多年中經過了大戰的時期，與國民黨人士或共產黨人士往來都是一樣的。這是他的一位摯友對他所下的評語。

他們都很驚奇他的願力不可移易，去排除種種困難，辛辛苦苦的工作。學習那種不平常的中國文字，他們多投以懷疑的眼光。有的發問中國文字寫法是否每句也都有動詞與名詞聯在一起。李約瑟答復說，當然哪，彼此間意思的交換基本的理則是一樣的；會意的語文當然也有文法。

象形的文字是否較接近於科學的思想？李約瑟也有說明。並且強調中國的文字不難用來以解釋現代的科學。

中國文字有變化，這些變化上所發生的困難，李約瑟認為並不是不可能克服。他以為英國公共汽車上的司機現在打開十四世紀英國詩聖的詩集，所遭遇的困難正和中國鐵路工人打開戰國策來看，所遭遇的困難是不相上下的。實際華文的變化不若英文之甚。李約瑟的見解如此。那麼以中文來描寫科學的發明是否準確呢？李約瑟則認

為現在能够做到十分準確，中世紀則不然。李約瑟補充說在中世紀世界沒有一個地方的科學是準確的。他以為古典中文的意義有很含糊的，所以宋代科學家沈括似乎也感棘手的。但是古代中國博聞強記的學者常常能够去體會作者的思想，解決了模稜的意義。他們很小心翼翼的做詮釋的工作。

英國一般文人稍有成就，態度多傲睨而自負：於鴉片戰爭後，英人變成世界反對黃種的領袖，對於中國文物多不屑一顧。縱有三數人纂著中國文學史，或詩歌，例如查爾斯 Herbert A. Giles，威利 Arthur Waley 等動研漢文，但不虛心常犯錯誤，而字裡行間復多輕蔑華胄的語氣，不能卒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韋爾斯發表史綱，把中國優美文化予以介紹；羅素遠遊東亞，耳濡目染，返國後刊布中國問題各論著，持論公正，已轉移英美各國人民的觀感。現在李約瑟傾其晚年全力於中國科學史的撰述，意志雄邁。雖皆由衷之言，似不能得其國人的諒解，對彼頗表驚訝，以為崇拜中國過甚，似有不滿其本國的文明與文化之嫌。李約瑟於此亦有所申辯。

李約瑟以為他生於英格蘭，繼承許多文物，說不上不滿意於自己的文化產物。雖然在許多地方，寧願生於中國或印度。他是這樣率直表示。因為他屬於英國國教高教會派，李約瑟認為這對於他有很大的益處，他由此可以了解其它宗教，例如道教，以及佛教。

李約瑟曾經自言因受那三位中國留學生的影響，對中國發生好感。究竟他是否一開始便注意

中國的科學，或在充任英國科學代表團前來中國之後。有人質詢他，他說善哉問！滔滔不絕的把前此的經歷敘述一遍：首次於三位新朋友前，起了大感動而至於發生莫大的震顫 thrill。這震顫或發抖此處特地把英文標出來，表示其對中國文化強烈的激動，因此導致他重視中國的科學，以史家的筆法來描寫。動機如此，不能不慎重提及。

中國有科學家，印度也有科學家；可是現代的科學自意大利的加里奧以來，發源於歐洲，並不發源於歐洲以外。這問題值得注意。在一世紀到十四世紀，中國人應用自然科學以應人類的需要，較為有效力。在文藝復興以前李約瑟確信中國邁步在前為其它國家所不及。到了後來科學革命，歐洲趕上了中國而遙遙領先。現在中國落後，何以當年却不然，是什麼道理呢？是否社會和經濟的結構不同的關係，乃是不能解答的問題，李約瑟曾經這樣想。有人以為中國沒有產業革命，所以沒有現代的科學。進一步質詢，中國何以沒有產業革命？這問題又顯得不容易答覆了。

中國的科學與歐洲的科學，處於不同的環境各有其蓬勃衰替的現象。歐洲文化在黑暗時代長久的衰替，後來振作起來；中國學術在唐宋時代依然興盛，後來顯得衰頹不堪。這裡或有循環的道理，李約瑟看法是否如此？有人以為中國強於自然科學，而弱於生物等科學。李約瑟堅決表示不同意。他認為中國在生物方面也有輝煌的成就：十二世紀中國人已經製造了結晶體混合性荷爾蒙。這種性荷爾蒙以前所用的就是現在醫師所開

的。關於營養方面中國人亦早已知道很多。蔬菜蛋白質首先爲人類所使用的是中國人，遠在六七世紀以前。

李約瑟認爲很奇怪，中國的科學很少移轉到別處；有之，乃是中國的技術而已。其理由可得而言的，中世紀世界上任何地，都被其特殊原理糾纏住，希臘的四元，中國的五行……這些都不容易說明使到處可以流行着。

中國的技術有其特色，多爲歐洲所引用；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可是歐洲人士不肯承認。實際是不肯承認；乃是這些事實他們完全不知道。李約瑟自承也不曾瞭解，因爲沒有書本中可以找到。李約瑟知道這一切乃在開始向此方面肆力研討之後。中國的技術搬到歐洲，中國爲甚麼沒有得到利益，像歐洲的技術移轉到中國得到了利益的那種相似的情形呢？李約瑟聽到此問題的時候，覺得異常有趣味。他答覆說，中世紀的中國也是建立在帝國制度之上的。但與歐洲比較則然不相同。中世紀以後的歐洲其帝國制度中有資本主義、殖民地主義、與帝國主義。李約瑟說中國雖然也有帝國，可是沒有帝國主義。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沒有資本主義，因爲缺乏一種潛在力量策勵人民向海外尋求市場。別國的土地中國沒有占領過；別國的人民也沒有奴役過。這些舉動，李約瑟說，從中國人看去是無意義的。至於中國科學後來不振作，李約瑟歸咎於中國的行會。

李約瑟本來想繼承他的父親職業，到劍橋大學專攻醫學。他所提出的論文是胚胎學，這與生物學、化學都有關繫。而他求知慾甚爲積極修學

結果斐然可觀，興趣却不限於這幾門學科。因爲一向注意科學史。各門學科的歷史似都喜歡涉獵。中國政治史他也瞭如指掌。一般英國學者對於政治問題反應極爲迅速，李約瑟自不能例外。

秦始皇建立帝國出於卓越的識見與手段，經歷不少困難完成萬里長城，目的是防胡，並無帝國主義。動員許多勞工爲維護公眾的安全，而國人不諒，尤其儒者至今還指爲暴政。隋煬帝的大運河的開濬。有益於公眾經濟，兼可轉運軍糧以禦胡，同樣的受後人的唾罵。李約瑟說中國萬里長城幾乎延長超過地球圓周的十分之一，工程堅固如何構造都有精細的考據加以敘述。本文作者往年觀察長城乃知其建築在石灰層上，而係沿着北方零度的等溫線。李約瑟說十八世紀歐洲人士大感此長城的偉大，文學家約翰生以爲吾人的觀念爲之擴大，兒童要成爲大人物應該前來中國看看萬里長城！李約瑟本來終日以顯微鏡來探究生物，居然也移他的注視力到太空，也說從火星上以遠望鏡來看地球，所發現的我們人類巨大的創造只有秦始皇所聯結的萬里長城了。

李約瑟花不少精力去講述長城工程，也花不少精力去探究中國海上活動的奇蹟。關於長城方面胡適只就歷史評斷，以爲中國有了長城北方得到千年的相當安謐。關於鄭和事蹟，梁啟超只講到他可能到達非洲的北部東岸。李約瑟所蒐集的材料都遠過於胡梁二氏所下的工力。鄭和是太監，他率領龐巨艦經印度洋，西進紅海，南下札穆巴，東達堪察加，並與婆羅洲南洋等地接觸。這些地方到處有華人的足跡却不像當時的葡萄牙

，每處建築了軍事的堡壘。李約瑟說中國海上的活動，並不想控制任何地域，只是進行國家的貿易而已。鄭和幾次下西洋正當葡萄牙航海家加瑪斯 Vasco de Gama 也率領船隻，南繞好望角。中國的商船隊在那一方面，難道彼此不會重重疊疊起來嗎？客有以爲問者，李約瑟表示究竟會發生甚麼後果，很難推測。可能有麻煩！因爲中國商船隊較大，船隻較多；而葡萄牙還帶有十字軍的心理。葡萄牙的帆船雖然較小，可是運轉自如。中國的舢板比帆船大得多，也是航海的極好的船隻。葡萄牙方面或者相形之下會覺得愧怍。

中國的種種發明與發現是否也像西方的人民，其創造能力與侵略性有關。李約瑟對此意見堅決表示異議。他自稱爲名譽道人，否認這種見解。中國道人乃中國科學的前驅。他們對於天然的态度乃發動自消極的觀察。從道人看去，侵略是一種極大的罪過。

中國人民既然不是侵略成性的，何以中國會有火藥的發明呢？豈不是諷刺嗎？李約瑟說這事的開展完全是絕妙的笑話，那是與追求不死之藥有關呢！七世紀以後三百年中他們到處尋覓長生的藥餌。古代中國人即設想從黃金着手，因爲黃金是貴重的，明顯的不會消滅。實際上其它金屬與礦物都採用過。火藥便是道士們弄出來的，他們所得的和其所希望剛好相反，也是出其意料之外的。本來他們列一名單載明那些藥品不可輕易調製的：那些便是木炭、硫黃、硝石、蜜、砒，和其他混合起來的。那知道火藥居然冒險的製造出來了。他們在試驗室裡焦頭爛額，連鬍鬚都灼

燒了，僅免於死亡。結果人們對道教大起懷疑。

然而，中國有了火藥可以作戰來侵略異族了。因為這是絕好的武器。李約瑟解釋這一點，認為書本上反覆的記述，以為中國發明火藥，不把它作為戰爭上的用途，只是充作放煙火與爆竹等玩意兒。這是完全錯誤的報導。事實上確曾用於戰場上，那是九一九年，用為手榴彈以殺傷為事。這是事實，皆在內戰中行之。李約瑟強調說中國常常有內戰。多數英國人反對內戰，他們不贊成採取過激手段來解決國內政治經濟諸問題，避免發生流血悲劇。中國情形不同，勇於內戰，所以時有鬧牆的禍患，甚至給敵人以侵略的機會而不自悟。

中國的許多良好創造似乎是在明孝宗年代以前完成的。此後西學東漸而湧起了大波動。中國的科學家也感恍惚。李約瑟專攻胚胎學，也喜歡研讀科學史。當時中國抵抗日本的侵略，英國有科學與工程代表團的組織，目的在建立中國與西歐國家戰時的聯繫，要他主持。他乃以生物學專家身份出現重慶，預備犧牲的。他說他沒有理由辭却，來華負有崇高的使命他是非常願意的。而且他要研討中國的科學與文化史。雖然中國一部二十五史瀏覽不容易，牽涉到向來無人過問的中國科學與技藝問題更是艱巨的工作了。但是李約瑟於擺脫聯教組織以後，決心着手進行，曾自言要腳踏實地，不蹈常襲故。比方說火藥問題是中國人發明的，謂其用作爆竹，人亦云云，他認為那是不可的，要窮根究底以真相示人才好。

那麼科學與技藝的歷史由史家來編纂，是否

也可以由非科學家來編述呢？李約瑟肯定的說，不然。他說劍橋學府也認為這種工作非有訓練的科學家不能勝任愉快。

史家與科學家比較之下，李約瑟相信史家的技巧較易領悟。這全看在校所受的教養情形。李約瑟公開的聲明，他很僥倖在一個中學肄業。那個中學的高級班還有勞作等課程呢！

多數華學者，李約瑟認為是文學家。否則不容易瞭解中國古代的書本，無論是天文、物理、醫學、或冶金學。

李約瑟謙稱不是史家，乃一位名譽道人。

因為中國的科學是由道教發揚光大的，李約瑟樂於揄揚。他以為撰寫中國科學史，可以幫助國際的瞭解，是有益之事的。假定所有資料都整理出來，後果必有可觀。比方說，西方的工程師在非洲中部或其它地點，遇見中國工程師。可能他們參加一種有價值的計畫，彼此不會視若秦越人。西方的工程師與中國工程師交談；前者說汝是杜詩的後裔，他在後漢初首創水排（可參看後漢書杜詩傳），詳細的設計，我都明白。双方沒有隔閡，容易和睦而親摯。李約瑟又提起當年到過北京參觀測天所，一位少女在場知道西方學者已經明悉張衡的一切，大感驚奇，表示無限欽佩之意。結果如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顯得十分融洽。

中國的文明，西方不大認識，固然可惱；但中國是否確切明白西方的科學與歷史呢？李約瑟以為中國方面當然也應該這樣做；那是一來一往的交通。他說他不能以華文寫出西方的中世紀的

科學，例如鍊金術，這種責任要加在中國學者身上，不能旁貸的。可是中國學者懶得很。沒有一個撰著本國科學與文明史，那有工夫去編擬別國科技的歷史？

李約瑟說有一件事使他常常沮喪，那便是中國人對中國以外的情況，並沒有甚麼好奇心。並沒有蒐集足夠的書籍，有關於中國以外記載的。這與西方人士大不相同。他舉例來證明：中國書籍記載巴比倫、伊拉克，甚至埃及都很少；所謂敘利亞 Assyriology 學，在中國學府中找不出資料來。中國專家真肯向這方面致力的太少了，雖然現代關於埃及以及敘利亞等處都已有甚多的出版物。李約瑟希望中國不要再忽視此事。

李約瑟以為中國帝制政府被推翻，不足惜；取而代之的政府能够做許多有益於公眾之事。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太低須要提高。至於他所以撰寫中國科學無非為促進中西學識的交換。為人類知識而有貢獻，我們不能預言其價值如何。李約瑟並提及拉第 Faraday（按係英國發明家，對於電學大有貢獻）在試驗室中作實驗時，有人問他這有甚麼用處。伐拉第答復說，產生一個嬰孩試問有甚麼用處？聽者譁然大笑。

那麼李約瑟是否為教育其本國的青年，為下一代而撰寫中國的科學史呢？李約瑟稍為躊躇的指出英國方面乃處於錯誤的方面。但他並不對教育有深刻的興趣，承認他自己並不是教育理論家。可是他看到在歐洲與美國同樣的，人們研究亞洲語文與文化為數太少，不免憂心如焚。他以為世界已日見縮小，為將來，數百年後，彼此居住

密邇，實有研習彼此文化的必要。

是否在英國大學有設立中國科學史講座之可能性呢？李約瑟馬上贊成這種意見。不過他說這只是一種方案罷了。李約瑟很抱歉的說，到現在他沒有生徒。不可能有生徒，因為難得一個適合所必需的條件，中國語文之外又能懂幾種科學及其歷史。（按李約瑟升任凱爾學院大師已有年）

資本主義的社會不一定用科學於有益人類。那麼社會主義的社會是否不望此方向進行呢？李約瑟肯定的答覆說，所有科學，社會主義的社會不會用來破壞人類的福利。中國發展核子武器亦然。

那麼現代的中國很接近於社會主義的社會嗎？李約瑟很沉痛的說他不曾這樣設想。中國離開理想的社會還遠呢！但中國將來或許對於世界有偉大貢獻。西方人士似乎不知道中國傳統的文明是現世的，同時也是倫理的。孔教莫大的力量可以佐證。孔教們都以爲世界永遠存在，將來還是存在。在上界也有神，也有仙，比我們稍爲好些；世上則有我們人類，也有禽獸。中國人不信有造物。李約瑟補充說，孔教不是超世主義的：這種觀念或者在未來，不久的未來會發揮作用於世界的文化。未來世界的文化倚賴人類自己的本性，不倚賴人力以外的制裁。

孔子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這天字和孔子所說的其它天字很多。就倫理學的原理看去，李約瑟解釋說，都是不具「人」格的，只是自然之義，只是人類自然之義。孔子這種倫理觀念與西方迥異。西方有超自然的倫理兼有圖利的動機

，所以從十七世紀以來科學煥發起來。這豈不是事實嗎？李約瑟請大家少安勿躁，乃大展其辭。他認爲西方於中世紀沒有圖利的動機，教堂反對高利貸。現在所討論的必須加以判別，是中世紀或不是中世紀，中國的或西方的。這裡很多通徑，好像不同的箱篋可貯藏物品。李約瑟否認中國沒有圖利的企謀。實際中世紀的中國許多人民是鉅富的；他們是嚴正與有道德的商業積資甚多。

這些富商是否從科學發展而發財呢？李約瑟又絕對否認。那麼他們是否把所有財富撥出做科學的發展的用途呢？李約瑟也加以否定；他說中國股富商人的金銀用於買田，不用於科學的發展。中國人在中世紀不希望做商人。財富不能給人們以地位；所有地位乃屬於文人、學者，尤其在職的官吏。凡經過考試合格的，而充任州官的才算有資格。商人可能比他們富過二十倍，比較之下還是不如。因此商業不會發達像歐洲的情形。現代的商業和工業的資本主義不從中國或印度發達出來；科學也是一樣。

假使歐洲也接受中國的倫理觀念，西方的科學的進步是否會停頓下來呢？李約瑟說，假如把科學進步和資本主義聯在一起是說不通的。非資本主義的國家實際也可以發展科學，不會停頓下來的。

李約瑟是位突出的科學家、是信奉天主教的、傾向於馬克斯主義的，又常自稱爲名譽道人。但他的世界觀念無疑是信仰孔子的。他會做詩，他寫詩句散見於報章。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中國領土的時候，已經發表了幾篇；其中一首是由重慶出發到縣陽後方寫的已由人介紹出來，茲特逐譯如下，以見其政治思想的扼要處，而當本文的結論。

慶出發到縣陽後方寫的已由人介紹出來，茲特逐譯如下，以見其政治思想的扼要處，而當本文的結論。

而現在只有一個勝任的駝隊嚮導，
貨車的司機、飛機的駕駛員
因爲愛；
否則，無路可走，
有飛機也無處可飛。

.....

正像禮記中禮運的記載
天下大同

四海之內只是一個社會。

（註：詩中天下大同四字是大寫，這是極不平常的！）

主要參考資料：

倫敦新科學家（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

倫敦發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號）

倫敦太平洋觀點一九六三年九月份（一篇論文李約瑟本人寫的）

紐約眼界雜誌一九六八年十月號（一篇論文 Derek J. de Solla Price 寫的）

的）

倫敦BBC紀錄（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

牛津司繁殖女神 ISIS 期刊（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日）

年八月）

華岡李喬華中國科學史要略（一九七一年八月）